

荐阅书单

《少水鱼》

《少水鱼》是一部奇特的书，不仅书名让人惊奇，鱼少了水，不就成了死鱼吗？作者卢一萍认为自己这个年代久远的历史时间里的小说是一份口述实录，一座和今天沟通的桥梁。小说中的人物当然早已成为亡魂，卢一萍认为他们在人世间的时候说够了假话、空话、大话、套话，所以这次他们说的，虽为鬼话，但都是真话、实话。

这部小说里有很多19世纪的人物，他们都用了第一人称，说着大白话，讲述一个离奇的王朝，令人着迷。



作者：卢一萍  
版本：百花文艺出版社  
时间：2023年9月

《杂文的自觉》

鲁迅的时代离我们很远了么？张旭东教授是现代文学领域的大家，同时担任北京大学、华东师大访问教授。近年来，张旭东教授动手创作“鲁迅三部曲”，《杂文的自觉》是第一部，副标题是《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1924—1927》。

1924年—1927年，从个人生活到政局变动，鲁迅文学面对空前的外部挑战和内部压力，有了一系列深刻且不可逆的风格史及文学原理意义上的选择、决定和突变。本书探讨以文体混合和写作的政治本体论为核心的鲁迅杂文句法和现象学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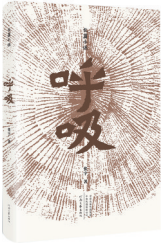


作者：张旭东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时间：2023年9月

《呼吸》

这是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禅宗开山鼻祖达摩的传奇人生，再现一千五百年前禅宗文化在中原播种生根、初祖诞生的过程。小说将历史传说与史书记载，进行再次想象与虚构，通过一苇渡江、面壁九年、断臂立雪、只履西归等故事，文学化地“复活”了禅宗始祖达摩。同时，作者通过达摩这位来自古印度的佛教人物，对中国传统经典文化——从河图洛书到《周易》《道德经》，从孔子、庄子到老子，进行了全新思索、梳理、阐释并致敬。

（杨道 辑）



作者：张宇  
版本：河南文艺出版社  
时间：2023年1月

《时光积木》：

时间如同掰开的橘子

■ 冯娜

陈崇正《时光积木》的出版，可视为是一位曾经的校园诗人踏上漫长的小说道路，良久耕耘，依旧对诗歌初心念念不忘。“时光”与“积木”这两个意象的并置，已经昭示了这本诗集的基调：在时光隧道中回望那些童年的欢愉与失落、青春的燃烧和寂灭；以搭建童年积木般的耐心和热情在生命历程中搭建着自己的梦景和渴望、塑造自己的多重面影及可能。这是一本回望之诗，也是一本对生命之河的回溯之书。

时间在诗人的生命中并非只是线性的流逝，正如陈崇正在诗歌《神秘情感》中所写“所有我们遍历过的那些话题/周而复始，与时光同行”；与时光同行的，不仅是一代代人如西西弗斯一样难以解脱的话题；还有生命个体的纷繁体验和感悟。“给我一点时间/我现在只是一颗种子/给我一点时间，我会长出来/我会长出叶子，再长出粗粗的枝干/最后在枝干上生出隆起的疙瘩/再长出刺，一根根的刺，刺向天空和大地”（《石头正在裂开》）。时间对于世间事物而言，意味着运动和变更，对于诗人而言，时间意味着生命的渐进和“分裂”。陈崇正的小说书写中多次以“分身术”这类手法暗示人如何获得多重身份体验、命运又是如何错综复杂地交织。他在意个体生命的层次感和交互性，这与他的诗歌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和互文。比如他在小说中写到的碧河、松山湖、潮汕民间风土等地理元素，在诗中也有新的呈现：“在路上/生和死逐渐了然/唯一丝怀念可供独享”（《碧河小调》）……与小说不同的是，诗歌中这些地理元素更像是一个人重返自己的精神原乡，它们像幼年的积木般散落在岁月的某处，在一堆沙地上等待着它的主人将它们重新擦拭、抚摸和垒砌。

——这类似“沙之书”的垒砌耗费了陈崇正众多光阴，其间，他走出了潮汕、再走出松山湖，并在线性的小说叙事中完成着自己的另一个分身。在绵密的日常中，他感到时空并非全是单向行进的，“时间如同掰开一个橘子一样/将我一分为二”（《石破天惊》），时空在折叠和变形中塑造着诗人心灵的形状，《要学会看夕阳》《日子以东的遗老》《变黄》等诗歌，无不表达着陈崇正对时间这一母题的思考，同时浸透着对生命的敬畏、对无可挽回的消逝的感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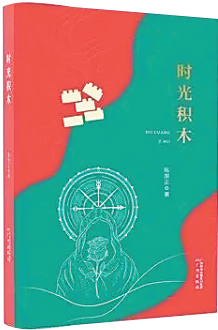
在《时光积木》这本诗集里面，陈崇正选择了不同的地理意象和物象来讲述“成长”和“时间”这个主题，我想这是一个日趋成熟的写作者

渐渐接近了他心灵的对等物。这对等物，在他过去的小说当中是以碧河、潮汕这些稳定的形象呈现的，但在《时光积木》这部诗集当中，这些形象开始虚化、漫漶，溢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叙事；这也意味着陈崇正有意识地走出了地方性的苑囿，不再流连于具体的地理空间书写，而是开启了携带心灵物象的旅行。

这种写作倾向与陈崇正以及诸多学者、作家热情提倡的“新南方写作”的精神气象是不谋而合的，“新南方”不是单纯“南方以南”的地域性书写，而是意在塑造一种新的南方人文精神，将南方新兴、杂糅、生动、陌生化的气韵融入更广大的文化格局中去。过去的南方诗歌的写作曾为我们出现过非常多的“热词”，比如“打工诗歌”“工业诗歌”“城市诗歌”等等，而《时光积木》等南方新诗集的出现是否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美学倾向并塑造出新的南方元素、建构起新的南方形象呢？在这些新的审美体验和表述中，譬如碧河镇、一年一度的清明诗歌（陈崇正称自己的家族没有清明拜祭的传统，故以每年写一首清明诗作为内心的仪式）、大海在其南等书写是否又为我们提供更具普遍性的经验和观照呢？这是一个写作者必须思虑的问题。

记得小说家王安忆曾经说过一句话，她说一个作家的处女作代表了他对世界的困惑，而一个作家的代表作则代表了他对世界稳定的看法。在《时光积木》这本诗集中，我们已然看到了走向不惑之年时陈崇正对自己的故土、童年、青春有了更为成熟和稳定的看法。

诗人陈崇正在诗中体现了比小说家陈崇正更为感性、浪漫、纯粹的一面，就像一个远行人在风尘仆仆归乡时，在碧河前的桑树下得到了阴凉，他感到喜悦，同时感到松弛。“这是幸福的季节，每棵桑树都是新的/内心积攒多年的欢喜一并涌出/ 哦，夏天，神的赐予/那些甜甜的桑椹，带着酸酸的回忆/和温柔的爱意一样/都是我们来到人世最好的礼物”（《桑树》）。这首诗让我想起了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如果一个人能对生活始终心怀感激并看到生命深处涌动的爱意，那么，他一定会是一个幸福的人。而这个幸福的人手里还握着一个掰开的橘子——时间正向他敞开更繁复、迷人的篇章，这一瓣瓣橘子是苦涩还是甜美呢？碧河正缓缓淌过时光的积木，向更深远处流去。■



《时光积木》  
作者：陈崇正  
版本：广州出版社  
时间：2023年3月

《奉扬仁风：明清扇面书画鉴藏》：

扇面上的东方美学

■ 刘学正

历代文人多有题字留墨的雅好，且不说唐宋时期蔚为大观的题壁诗词，即便是一把扇子，经由他们的丹青妙笔，亦增色颇多，身价百倍。扇面书画，咫尺之间可容大千世界，经过长期的演变与发展，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鲜明的艺术符号。学者梁基永专注收藏扇面30年，积累甚丰，其新近出版的《奉扬仁风：明清扇面书画鉴藏》一书，即以所藏扇面实物为研究对象，不遗余力地诠释文献信息，剖析艺术特点，分享收藏知识，再现了古人的审美意蕴以及扇子翻转、开合之间生生不息的东方韵味。

从体例上看，该书遵循传统时间顺序，以专题形式呈现折扇书画、团扇书画、成扇鉴赏、扇骨（等）鉴赏四大类，深入分析明清扇面的形制、特征、制作工艺和鉴藏，对200幅精品扇面一一考释，鉴别释文、印章、题款等。作者认为，由此衍生出来的扇文化，发展至明清两代，可谓登峰造极。

在明代之前，折扇已经引入中国数百年，但囿于其“舶来品”的身份，并不为士大夫所欣赏，常用的还是晋唐以来流行的团扇。后因明成祖喜欢折扇，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文人使用折扇

才成为主流。书中收录有明朝赵之璧的《烟寺晚钟》，王谷祥的《行书自书诗》；清朝张崑的《焦山图》，俞樾的《草书临东坡帖》；近代程璋的《秋枝双禽》，梁启超的《临张迁碑》等折扇扇面书画。对每一幅扇面，均有精彩解析。

不同于“怀袖雅物”的折扇，团扇因其“圆形有柄”，而被寄情于物的中国古人赋予了团圆和合的寓意，西汉才女班婕妤就曾写道：“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相较折扇，书中收录的团扇扇面略少，且均为清人作品。

作为中国传统造物，无论折扇，还是团扇，都在不断地变化与融合中，丰富文化内涵，绽放艺术魅力。此书取名“奉扬仁风”，事典应出自《晋书·袁宏传》，谢安设宴为出任东阳郡守的袁宏饯行，临别时，谢安随手拿来一把扇子赠予袁宏，袁宏应声道：“辄当奉扬仁风，慰彼黎庶。”意思是：“我一定奉扬您的仁风，去抚慰东阳的百姓。”扇子便有了“仁风”的别称。

扇起扇落，扇底多风流，扇内有乾坤。“轻摇”一把中国扇子，含蓄典雅的东方美学便随风而生，一笔一画，一撇一捺，都在扇面上灵动起来，唤醒观览书画者的古典文化记忆。■



《奉扬仁风：明清扇面书画鉴藏》  
作者：梁基永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间：2023年8月